

青春情怀系列

蔡媛

缘牵靓佳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情怀系列

缘牵靓佳人

蔡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08 号

青春情怀系列

缘牵靓佳人

蔡 媛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4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204-03262-4/I·576

定价:9.80 元

第 一 章

亲爱的宝儿：

当你看到这封遗书时，相信我们母女已天人永隔，不是妈妈不爱你、不要你，而是妈妈累了、倦了，从来不觉得自己对不起谁过，但我惟一满歉意的人是你，因为我能给你的实在太少、太少了……

很抱歉让你以私生女的身份来到人世，很抱歉这十六年来并没有给你一个父亲、一个温暖的家、正常的家，很抱歉你必须在小年纪就变得如此早熟、如此懂事、如此内敛，宝儿……妈妈对你的歉意绝非言语能形容的，更抱歉这时我真的是有十二分的歉意啊……你能了解吗？最重要的是——

你能原谅妈妈吗？你肯原谅妈妈吗？

宝儿，不要去恨任何人，也不要怪任何人，这不是谁的错，虽然我也不是这么舍得丢下你一个人，但是……我已没有“心”再继续活下去，我想休息了……真真正正的休息，真正的把所有的世俗纷扰全都丢开、放下，真正的到另一个世界去重生。

你能懂吗？

所以不要流泪、不要哭泣，宝儿，妈妈知道也相信你是一

个坚强、勇敢、比别人更有毅力的女孩，至少你要为我好好的活下去，跌倒了再爬起来，受伤了就咬着牙等痊愈再出发，你一定能做到的，你一定能做到像妈妈我这种脆弱、无能，自己看了都讨厌的女人所做不到的，证明给大家看，证明你比我强，证明你虽然有个差劲的母亲，但你绝对是另一种人，证明……

宝你，妈妈爱你——

永远都不可以忘记这点。

当你软弱、当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当你感到绝望时，想想妈妈，想着你绝不能和我走相同的路，所以你会一定会稳稳的站立下去，我知道你可以！

永别了……

宝儿，虽然我们母女再也不可能相见、相聚，但请在你的心上留一块空间给妈妈，只要你需要我时，我永远会在你的心里你，为你打气，永远不要停止爱我或是停止思念我，因为我会永远的爱你、永远在另一个国度思念你，如果真能有来生……

让我们再做母女，希望那时我能给你一个父亲、一个正常的家、一个勇敢的妈妈。

宝儿——

保重了！

妈妈绝笔

接着一条丝带悄悄的套上了浴室的一个吊环，詹家敏没

有犹豫、没有迟疑，她站上了浴缸的边缘，然后将纱带绕过自己的脖子，先是一个麻木的笑容，然后她的脚一滑——

没有任何悔意的走了……

一丝丝的悔意都没有！

詹宝儿真的没有哭泣没有任何的眼泪，她只是低着头的看完了妈妈留给她的遗言，完全无视于她身后的混乱和嘈杂，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而言，这实在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痛。

她不知道她妈妈是有意骗她出去买东西，她不知道她妈妈为什么会突然带她到这种五星级的饭店来投宿，难道妈妈早就想死了？难道妈妈到饭店来自杀是不希望给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的家带来阴影、梦魔？

为什么她没能事先发现？为什么她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直到她等不到母亲来开门，直到会同饭店的人拿钥匙来开门，直到见到在浴室里上吊的身影，尖叫、惊呼、急促的说话声、叹息声、惨不可睹的影像……慢慢的变得很不真实，像是电影一般。

她能不能不接受这事实？她能不能让一切重来？

恍恍惚惚之中知道警察来过，知道有人抬走妈妈地尸体，知道他们在讨论一切的善后问题，但这种种……好像和她无关似的。

她没有妈妈了？！她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詹宝儿有些呆滞、麻木的紧抓着手妈妈留给她的遗书，只剩这个了，她妈妈留给她的就只是这个了。

当邓希哲沉重的走进这间“出事”的房间时，心里的情绪和感受真非言语能形容，在饭店自杀并不是什么空前的事，他听了，但是在自己的饭店……

或者他还不该说是他自己的饭店，因为他还没接下经营的棒子，目前二十六岁的他，只是先到里来实习，只是先后基层干起的见习生，但身为独子的他，早晚都要接下家族的事业，而这会，他已经得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非常的棘手。

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纤细、苍白但是清秀的女，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她并没有哭、没有流下眼泪，不种超龄的成熟和沧桑，在她清亮但悲伤的眸子中，似乎有的只是漠然和无可奈何，她是太伤心了！伤心到不知如何发泄出来？

邓希哲知道她们是母女，但除了这曾关系外他所知不多，只知道有人选了他父亲的饭店自杀。

“小……”邓希哲知道该叫好小姐还是小妹妹，清汤挂面的她看起来只有十多岁，她真的不知道是继续留在原地好，还是另外请个较有经验的人来处理。

“詹宝儿。”她单调的声音说道。

“詹小……”邓希哲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所以很干脆的，他直接连名还姓的叫她，“詹宝儿，我很踞你妈妈发生这种事。”

詹宝儿不语，她可以想像他的踞，尤其是在踞之外，他可能也曾替这家饭店感到难过，每家饭店都希望能有宣传、能出出风头、上个报的，但是她好好所造成的这种“宣传、风头、上报原因”……真是不要也能。

“可以……替你通知什么人吗？”她的沉默令邓希哲担心，她为什么不哭？为什么不表现出像是正遭受悲剧打击的痛苦模样呢？

“没有……”

“没有！”邓希哲纳闷地问，他当然知道一个女人会选择自杀一定有她的原因和理由，但是詹宝儿总有一些亲人、朋友吧！

“没有！”詹宝儿更更加肯定的语调。

“你的父亲——”

“我没有父亲！”她神情冷峻的道出这一句。

“那家人——”

“没有就是没有！”

邓希哲还是不能完全的了解实际的状况，但是由詹宝儿的语气和神情，他似乎可以拼凑出个大概，否则她的母亲有什么理由寻死？她又为什么连个亲人都没有？这绝不是一个温馨、甜蜜的故事。

“那现在你有什么打算？”邓希哲不能不问因事情总得处理在他刚毅、充满男性阳刚的脸上只实著冷静、沉稳，他不是那种遇到难题就想逃避的男人，即使他只有二十六岁，但他还是像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打算……”这可难倒詹宝儿了。

“这……”失措第一次爬上了詹宝儿的脸，她的麻木开始瓦解，她的漠然开始松动，她以前并没有埋葬谁的经验，这一会，叫一个才十六岁的女孩能有什么打算呢？

“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你拿主意？”

詹儿机械化的摇摇头。

“那……你信得过我吗？”

詹宝儿的心猛地一震，她注视著这个声音好像有著安无力量而且面容英俊、坚毅的男人，没有理由的她打从心底的去信任他。

“我有选择吗？”明明是信任他的，但詹宝儿却偏要用一种很无奈、很绝望的口吻说出。

“总是有选择的……”邓希哲很平静、很温和的说，“不是非得走上绝不可的，像你母亲——我实在不赞同她的作法。”

“你并不了解！詹宝儿突然的吼了出来，“你并不了解她，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她已经累了、倦了，她不想再……”

所以她就丢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一切、替她善后？”邓希哲并不是在批评死者，他只是替生者感到有些不平罢了，毕竟死了的人一了百了，而活着的人呢？得承受有时是终生都无法抚平或遗忘的伤痛。

“不准你这么说！”詹宝儿突然像双行动敏捷的小黑猫般，迅速的“扑”到了他的眼前。

“我只是……”

不准你这么说……”詹宝儿终于崩溃的哭吼了出来，眼泪也像洪水灌堤似的不停由她的眼眶中涌出，“她已经死了……不准你……”

詹宝儿，我……”邓希哲充满歉疚的不知该如何说。

“不可以……”詹宝儿发自肺腑的嘶出来，“不可以这么说

……她死了啊……也也不会……”

“对不起！我……”

“她死了！”失控的詹宝儿这会猛捶着命锬哲的胸膛，一边捶一边哭、边哭一边又哑着声音吼：“你没看到吗？她永远……走出我的生命了……”

“我知道……”他柔声道，对有一百八十公分高的命希哲而言，差他整整一个头的詹宝儿是显得那么瘦小、那么的任弱，她的小拳头，根本……他是觉得痛，但并非来自她的拳头，而是来自他对她的那股心痛和疼惜，“詹宝儿，我和你一样清楚……”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永远……”

“我了解那种痛。”

“不！你不了解！”她突然的仰着头对着他叫，“你不会了解那种一无所有的感觉……不会了解的。”

“詹宝儿……”

不再吼、不再捶所他，詹宝儿这会倒向了邓希哲的怀里，她已经没有力量、没有再支撑下去的勇气，她还是被打败了！

而邓希哲则稳稳的抱住了她，他知道她已经撑得太久、太累了，他知道她会倒下，而他仿佛早就准备好了要给她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一个强而有务的胸膛、一双坚实的手臂。

这一刻——他誓言要永远的保护她。

母亲的后事全交给了邓希哲，詹宝儿知道自己毕竟不够坚强、不够勇敢、当悲痛和伤心渐逝之后，她开始充满了一种

无奈的恨意，恨母亲丢下她一个人、恨她自己的一无所有、恨她好像只剩下一个名字、一具空壳似的，她什么都不是了。

收拾了些简单的衣物、私人用品，邓希哲将她安置在饭店的一个套房里，一方面是怕她会留在家中触景生情，另一方面也是想就近照顾她，他的决定他父母自然是不太满足，但是一旦邓希哲决定了的事，是谁也不能改变他的。

正在念高一下学期的詹宝儿这些日子没去上课，她无心也不想再回学校，可是邓希哲有替她请了假，她是需要时间，但绝不是要荒废学业。

明知詹宝儿没有什么胃口，但邓希哲还是要饭店里的师傅准备了精美的佳肴请服务生送来，他觉得她简直瘦得有些离谱，她当然可以哀悼她母亲，但她总还是要活下去吧！而要活下去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填饱肚子、要吃东西嘛！

但是像前几天一样的，她只是吃了雨、三口的饭，来了一、两次的菜，然后就说她吃饱了，接着就是推开了整个餐车，看也不看，碰也不再碰的。

邓希哲看着这情形，他发现自己实在有些忍受不下去，他不能再让她如此的虐待自己。

“宝儿……”经过了数天的相处，邓希哲已经很习惯而且很自然的直呼她的名字，“我在想我是不是该建议我父亲开除现在的大厨？”

“为什么？”詹宝儿一时意会不到。

“如果不是他的菜那么难吃，为什么你……”

“邓希哲，不是菜难吃，而是……”

“还是你希望我恨你？”邓希哲明显是在激她，“你失去了母亲，但仍希望自己像个小孩般的被照顾，所以你……”

“就算我没失去母亲，我也早就自己吃饭了，我不需要你喂我！”虽然看来苍白、有些弱不禁风的，但詹宝儿的语气依然强悍，“不要再当我不小孩！”

“那你就不要表现得像个小孩。”

“我只是吃不下！”

“你要不要去称称你现在几公斤？”

“邓希哲，我会照顾自己……”

但是邓希哲没有让詹宝儿把话说完，他只是把她拖到镜子面前，强迫她面对她自己、强迫她好好的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看看你自己是什么鬼样子！”

“邓希哲。”

“所以我陪你，你再坐回餐桌前，好好的给我吃一顿饭。”邓希哲绝不只是在空口威胁她，他是在“告诉”她这么做。

“我不……”

“去给我坐好！”邓希哲命令她。

詹宝儿则不动的着他，一副泫然欲泣、一副自己好象被欺负了的表情，她知道他是为她好，但她并不希望自己被勉强，她更不用他来教她要怎么吃、怎么做、怎么过日子，即使她妈妈还在世时，一想到她妈妈，眼泪就会在她的眼眶中打转。

“没有用！就算你大哭一场，你这是要乖乖把这些东西都吃下去。”他毫不妥协的说。

“我会吐!”詹宝儿警告他。

“那就吐完了再吃。”

“你没有同情心!”詹宝儿冷冷的说,拒绝像个无理取闹的小孩,拒绝用哭来达到目的,所以她崩着脸。

“吃吧!”邓希哲只是坚定的一句。

迫于无奈的,詹宝儿又坐回到餐桌前,在他的“逼视”下,也勉强的又吃了半碗的饭,喝了一碗的汤,吃了一块牛排,一片小蛋糕,终于,邓希哲满意了,他叫了服务生来收走餐车,并点了一杯咖啡、一杯新鲜的柳橙汁。

“你明天要回学校上课了。”边喝着咖啡,邓希哲用着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道。

“可是我……”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那时你可以真正的休息。”

“我不想念书。”

“那你想干什么?”邓希哲用不以为然的口吻问道。

“流浪。”詹宝儿在有些麻木又赌气的说。

“流浪。”邓希哲笑了,他的笑容是自信而耀眼的,“你八成是小说看得太多了,流浪到哪里呢?”

“难道你要我一辈子都住在这个饭店的套房里?”詹宝儿是年轻,但还不至于无知、幼稚、作梦。

“当然你不会一辈子住在这个套房里,但是一时之间……”邓希哲试着说服她,“这是比较理想的安排,因为你并没有什么亲人、好友的。”

“这是我的问题。”詹宝儿很勇敢的说。

邓希哲经过一番打听，知道詹宝儿是私生女，而她妈妈詹家敏在生下她之后，好像也没有和自己的家人联络，这十六年来，她们母女俩过的是相依为命的生活，她们的生活中都没有比较亲近的人，只有她们彼此而已。

“也是我的。”邓希哲微笑的告诉她。

“邓希哲——”

“宝儿，我不知道你母亲为什么会选我家这间饭店自杀，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天我爸爸会派我处理这事，当然他是想磨练我去面对每一种发生的状况，但总之命运把我们凑在一块，我觉得对你有一份责任，而我想照顾你，尽我所能的，你了解吗？”邓希哲沉着而且很老练的说完，他是不太老，但绝对是成熟了。

詹宝儿静了下来。

“我并不清楚你这十六年来的每一件事，但我知道你现在是孤单的一个人，所以我会保护你、照顾你，不管你希不希罕！”邓希哲说完露齿一笑。

“邓希哲”詹宝儿当然感动，但她不想哭哭啼啼的感动，反而很酷的睨着他。

“扣我的话，我不会害你的。”邓希哲幽默的说了一句。

“所以我得一直念下去!?”

“至少到大学毕业。”

“但是我……”

“别说你考不上。”

詹宝儿仍瞪着邓希哲，但她的心是烘烘的，也许上帝在召

回她母亲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再派一个天使给她，她知道自己不会再孤单、不会再寂寞，邓希哲会伴着好，他承诺要照顾她，而她相信他会，她相信他会。

日子渐渐的上了轨道，但是詹宝儿并没有离开饭店，她好像是在饭店生了根似的，一直的住了下去，而邓希哲也一直没有提要送她回她那个以前的家，她也没有要主动回去的意思，所以就……

下了课的时间，她多半赖在他饭店的办公室里，她并不吵，只是做着她自己的事，安静的看着她带来的书，偶而会放上一卷她刚买的绿音带或是CD，总之她甚少去干扰到他办事，她只是让自己看得到他、感觉得到人他，只是如此而已。

但对邓希哲而言就完全的不同。本来他还可以完完全全专注、不分心的办他的公事，但是日子一久，他发现只要有她在，他的心就定不下来，她是不会吵他，但是他的心情会忍不住的浮躁，会忍不住的去注意她在干什么？她在看什么书？她在哼什么歌？她在想什么事？完完全全的干扰了他的心思。

不只是如此，瞧瞧他原本整齐有序的办公室，这会有她的绿音带、CD，还有她在考试过后为了放松自己所买的一些小说，她看完之后并没带走，反而找到地方就放，而他的抽屉里还有一盒她吃剩的巧克力、一包只剩一半的水果糖，她的发夹、她的一条手、一条她擦了一些但觉得味道不好的双唇膏。

总之，他发现她已侵入他的生活、他的空间了。像这会，

穿着牛仔裤的她，正跷高着脚的在看一本小说，瞧她那完全自在、完全放松的模样，一边哼着歌、啃着一条七克力，他羡慕她的悠哉。

“你该看的书都看完了？”邓希哲突然的开口，好想和她说话，明知一会有个会议，而他这会必须把这份预算表看完，但是他就是“疯狂”的想和她聊聊。

“刚考完模拟考嘛！”詹宝儿有理的说，并没有抬头看他。

“坐要有坐相。”

“反正有人进来之前会敲门的嘛！”詹宝儿又咬了口巧克力，懒洋洋的回答他。

“给谁看？”

“我。”

终于詹宝儿抬起了头，她先是朝他伸了伸舌间，然后可能觉得自己吃了太多的七克力，于是双脚落地的直起身，三蹦两蹦的蹦到了他的身边，然后不由分说的就把吃剩的巧克力塞到他的嘴里。

“宝儿……”邓希哲差点被她的巧克力给噎死。

“我吃不完嘛！”

终于把她吃剩的巧克力给吞到肚子里去，邓希哲马上端起了他面前的杯子，连喝了好几口的小。

“怎么那么甜？”邓希哲有些恶心的说。

“所以我才吃不完。”

“我抽屉里还有……”

“你若不想吃就丢了嘛！”詹宝儿若无其事的说。

“你就不会自己处理吗？”

“我……”说着她干脆拉开他的抽屉，想要帮他清理一番，结果她看到了她的小东西，然后她低呼，马上拿出来，“原来我的手在这里，我本来还以为是掉到床和门板的缝里面了。”

“都是你的东西。”

“发恶化”詹宝儿并不是真的在整理，她只是在找她还可以用得上的东西，“还有这把梳子，哇！还有这张师哥的照片。”

“宝儿。”邓希哲居然有些醋意的说。

结果詹宝儿只拿走了想要的东西，她还是把那团混乱留给了他，苦笑之余，他也只关上抽屉，幸好没有人敢来乱翻他的抽屉，否则一见到里面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容忍得了她的不拘小节、她的漫不经心，但他就是那么的心甘情愿。

“你的零用钱够花？”邓希哲问。

“够！”

本来詹宝儿是不想用他的钱，但是既然都住在他家的饭店里了，又何必再那么假清高、假骨气的拒绝零用钱，但她也在自己的心中发誓，总有一天她会偿还这一切，她会全都还给他。

“宝儿，不必怕向我开口，我有……”

我知道你有权，我知道以后这家饭店会是你的，但我是真的够用嘛！”詹宝儿又坐回她原来坐着的沙发上，并且又再跷起了脚。